

韓昌黎全集

一函
十冊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于滑州明年歸取其掣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後徐州未幾而

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此詩觀公答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凡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或作隅古音隅將侯切亦與流通

三年不見兮使我心

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

采薇于山詩草

彼南山言

鱖魚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緝謂或作泉今

我祖京師不遠其還其或

山石

此詩編次于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即洛時作故其後有的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職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

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

犖确音角切

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

雨足

或作定

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即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鋪

牀拂席置羹飯疎櫺亦足飽我飢

列子食則菜糲

夜深靜卧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

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瀾漫

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駭晨光漏獨見山

紅潤碧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時見松樾皆十圍樾音應或作樾遲南都賦楓當流赤足踰澗石水聲激
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自得自得自可或作豈必局束為人前漢灌夫傳
猿下駒羈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注鞿在口曰幾前漢是猶以鞿而御駢突言為人所鞿繫也○鞿音幾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
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為宣武軍判

天星半落難喔咿

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嚶嚶而喔咿楚詞吾僕夫起餐車載脂詩載脂

車言正當窮冬寒未已

時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

期待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或作何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募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為劇豈

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譏之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

築或作斷詩九月築場圖謂築堅以為場也

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

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

秋或作雨

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

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絃黃金羈

選白馬飾金羈梁吳筠曰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

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

枚乘曰蛇發難得巧意氣麤王于榮陽鄭食

其謀撓楚權欲立
國張良發八難謹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
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

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
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

生之為方作為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願脫去而無因安得

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雁

與前詩同時公蓋
託雁以自喻也

嗷嗷鳴雁鳴且飛

上鳴字或作鴻詩曰窮秋南去春北歸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管子桓公曰鴻雁春

去寒就暖

識所依

或作虞

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

鴻雁前輩多用稻梁事蓋出戰國策
廣絕交論云分雁鷺之稻梁又杜甫

雁詩自古稿

梁多不足

毛羽摧落身不肥

毛羽或作羽毛

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濶朝

雲多

朝方作朔○今按既云江南則不
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

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達憂懷惠性

匪他

惠一作息

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

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為土長
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厭處平地土巢居攝天山其此之意與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

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
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

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鱉枯

死吁可悲

雉帶箭

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

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晉顧愷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燒去聲讀

野雉畏鷹出復沒

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

沒而射者彎弓不宿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

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

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衡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枯將軍仰

笑軍吏賀五色羅披馬前墮

爾雅雉五色備曰暈

條山蒼

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汙汙去

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

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宣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贈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罇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

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為軍

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

亦或作孟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桃源圖

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志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荆公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為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

下南宮先生所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禮部郎賡和不復詳其姓氏矣武陵即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芒

或作渺茫

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

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所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

惚移於斯

恍惚許骨切

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羸顛劉蹶謂秦漢之亡

地坼天分非所恤

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

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

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

漢書高祖為亭長夜

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為兩道開蓋

羣馬南渡開新主

晉太安之際童謡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

白帝子化為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

為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竟登大位聽終群絕共悽然自說經今是化為龍也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即位都于金陵

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樛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

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

楚詞鷄鳴啁哳而悲鳴啁音嘲哳陟類切

火輪飛出客心驚

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

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

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

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賤賤雖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

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為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从閩本云按舊本作半明今蜀本題語亦作半明既云大

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習于詩人成語而不攷其意義故也

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

殘月暉暉太白賤賤

或作賤賤字當從目太元經明復賤天中獨爛也○賤音閃

鷄三號

史記鷄三號卒明杜詩更五初鳴度必三○號音豪

點

贈唐衢

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數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

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

良匭函朝出開明光

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匭音軌

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

如虞唐

堯封于唐舜封于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

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今有此詩荆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

裂咫尺性命輕鴻毛

鴻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

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威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

詩必是時作反覆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廷或作起起之古文也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裏溫水

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翰蝦蟇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侯生不能已盤

針擘粒投泥滓列子詹何以芒針為鉤剗粒為餌皆言其小也○滓阻史切晡時堅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一起

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夫豈從蝦蟇與蛭蟻○蛭音質蝦一作蝦舉竿引線

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鱗或作鱗○今按鱗馬鬣也當作鱗然儀禮魚進鬣注脊也莊外物篇亦作鬣則皆可通用○鬣音祈是日侯生與

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

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于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始或作已非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

提攜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箕山名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高士傳許由隱于箕山叔廷君今氣方

銳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潁洳潁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儋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

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儋耳發于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為異○沮將預

切洳人恕切宵或作有非是

古意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其曰古意其旨微矣公縣齋有懷曰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答張徹曰洛邑得

休告華山窮絕陞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顗作登華旨畧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

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于此爾文公憤
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顛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
悲夫文公之旨
微沈子幾晦哉

太華峰頭玉井蓮

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

開花十大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

史晉

樂廣傳沉痾頓愈又潘岳閑居賦嘗膳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實緣
戴加舊病有痊○病於何切痊音詮
尋方從唐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云鮑溶集有陪公登華山詩蓋五月也黃或作攀○今
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成五千仞
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
不侔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于古本牽于旁證而不奪其文理乃去此而取
彼其亦誤矣原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為正安得長梯上摘竇下種七澤根
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削去無字遂成此繆今以諸本為正
株連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
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故自
南方俱徙據江陵至是俟命于柳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柳

州李使君云輟行謀于俄頃見秋月之三般遠天書之下
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

沙平或作
平沙非是

一杯相屬君當歌

漢灌
夫傳

夫迎田蚡過賓宴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顏師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

選古
詩泣

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說相勸也○屬之欲切

涕零洞庭連天九疑高

洞庭九疑詳見一卷復蛟龍出沒猩羆號十生九死到官所

臨武
志賦二卷送惠師詩註

幽居默默如藏逃下林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蠶腥臊

濕或作
溫非是

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

聖登夔皋貢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大辟皆除死荆公與謝本作除徙下文

已有違者追迴流還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或作清朝唐本作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得滌瑕垢而朝清班

惟已為使家所抑州家申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南觀察使坎軻祇得移荆蠻祇或作只他詩皆判司

累官不足說卑官一作官卑未免捶楚塵埃間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

與簿尉塵土驚助勳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

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而已直歸之于命蓋反騷之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

首尾不相連掉無復精神又不著杭本之異蓋考之亦未詳耶一年明月今宵多明月一月一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

明何

謁衡嶽廟遠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霍山為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謫

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

則元和十五年十月非秋雨節時也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即此詩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山川五嶽四方環鎮嵩當中白虎通曰嵩山夾

嵩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

頂一覽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潛心默禱

衆山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潛心默禱

韓昌黎全集卷三

詩神之聽之正直是與非方作即非是能感方
作感能○今按若從方讀則此句為吃美語矣須臾淨埽衆峰

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廬騰擲堆祝融

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
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

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偃僂薦脯酒偃音纒欲以菲

令或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盱而時仰視手

校音義皆相近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教○今

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扁鵲傳長終而不得返侯王將相

从日者非。○今按廣韻瞳

字祇有從日無從月者。曠曠本日出貌。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孝緯月詩。曠曠入牀簾之類也。更當考。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illegible]

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岵嶺山與崩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
云岵嶺何須到韓公浪自悲謂此詩也○岵音拏嶺音縷

盛洪之荊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至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

葉方從蜀本云衡陽舊刻亦然魏都賦云華蓮重葩而倒披○今按詞嶠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目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今衡山實

無此碑此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于傳聞也鸞飄

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

森綠樹猿猴悲孫或作啼孫奴刀切

永貞行

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冊皇太子八月立為皇帝是為憲宗順宗為太上皇改元永貞此詩所以具載

太皇謂順宗小人謂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為連州邂逅荆蠻

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為夢得作也此詩或云自四門肅穆賢俊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

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小人乘亦作亮陰書說命亮陰三祀論語憲問諒陰三年不言

時偷國柄小人謂叔文

北軍百萬虎與貔

書牧誓如虎如貔○貔音毗

天子自將非他師

或作時

一朝奪印付

私黨

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

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懌懌朝士何能為狐鳴鳥噪爭署置楚詞鳴鳥羣而制之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即泰也

○鳥堅

賜朕跳踉相嫵媚

賜朕或作朕賜朕狂視貌字見吳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

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

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曜含英注珠也○齊音劑磊魯隈切元臣

故老不敢語

元臣故老謂杜佑

畫卧涕泣何汎瀾

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

筋以待有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卧不起

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

帝元壽元年帝重賢封賢為高安侯欲極其位遂以賢為大侯景九錫行可數南史侯景傳景矯蕭

司馬衡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為三公○三或作一非是

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二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

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龜也○數音難

未許庸夫干嗣皇卓華信英主謂憲宗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縣死

羽絃與縣同為父名楚詞縣緯直以忘身書流四門肅穆賢俊登賢俊謂用杜黃裳鄭餘

慶為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泰撫

宰相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泰撫

熙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刺史湖波連天日相騰變俗

皆自郎官遠謫禹錫至荆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

生梗瘴癘蒸江氛嶺侵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盡盡羣飛夜

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詞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螫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

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公嘗與夢得同為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

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

伏讎云云及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

坦夷尚義待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朋友始終也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

自陽山徙掾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

聽斷方從抗蜀本作絕○今按此句既有絕字則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

聽下一句不應便復出方為抗蜀所誤比比多矣

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

或作李有花口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

揉或作柔非是

波濤翻空杳無溪

翻空或作相翻非是

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

隋孟康詠

日詩金烏升晚氣

朱輝散射青霞開

選恨賦鬱青霞之奇意

迷魂亂眼看不得

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眼入又作人皆非是

照耀

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拜杯省曾拜或作曾拜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祇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

擲委黃埃

委或作隨

杏花

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

唐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隴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境杜甫哀江頭詩

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為誰綠者是也

看此宜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為據江陵

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恒泄陽氣發亂無全功

無全闕本作全無非是

浮花浪藥鎮長有纔

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

本草注躑躅樹生高三四尺花似山石榴○躑躅直炙切躑躅玉切照耀黃紫徒或云一名山石榴○躑躅直炙切躑躅玉切

為叢鵲鵲鉤轉猿叫歇嶺表記鵲鵲自呼云鉤轉李羣玉詩又聽鉤轉格磔聲○轉張流切杳杳深谷攢青楓杳杳或作杳鸛豈如

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日胡為忽惆悵惆悵或作招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更發

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 緣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偏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

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圓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杯取醉

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奈何許石闕生口中街杯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辨曰皇天平分四時兮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作風雜花糝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

天維西京賦振天維行地絡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慘或作凜以西京賦冰霜慘冽

定作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嘗疾張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又曰老物不足惜為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

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天問一

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漁父篇何不鋪糟而飲醺惜哉此子巧言語不

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于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云蓋與屈原之懋于諷諫而傷其遠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明四目條

理品靈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闕抗蜀本為誰作誰為方以諸本云按公後詩

有過酒即醕所公知我為誰即此義也○今按方氏此論最公使他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卧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情或作破冠欹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

負平生心孤或作辜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何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從抗本一作奈何本無奈何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何今按抗蜀本蓋因前篇之末有奈何字而誤也閩本亦少一字皆非是今从監本

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鳥雁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

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閩本如此為當方乃不從畫蛇著足無處用史記楚惠

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偏請有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

足者及為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眾異

趣誰相親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買或作置

○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米春裴劍作傳奇亦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拋青春亦必酒名按此詩在江陵作蓋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即功曹署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為江陵掾公法曹參軍張功曹

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

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糴比

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

君不强起時難更闌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

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

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

兩追隨

生死或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

張在江陵未幾邕管經略使路恕署為判官

路指鬼門幽

且賈

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闕三

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

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天

囊空顛倒誰救之

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甕墮地

予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

不顧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

哀繫驥四足氣空橫

繫陟立切

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蒲生迸

生或作芽

宋玉庭邊不見

人到荆州荆州即江陵也

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

嫌賤底深

桑入在江總席上曰雖深蓋百罰吾亦不辭也

題詩尚倚筆鋒勁鮑明遠擬古詩兩說明宵故欲相就

醉故或有月莫愁當火令

洪慶善云此時春未夏初故云火令方云非也此謂寒食禁火

耳火令字見周禮魏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為李公

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

憶昨行和張十一

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與前詩同時在江陵作

憶昨夾鐘之呂初吹灰

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鐘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茅灰實律之端按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律通

上公禮罷元

侯迴方說是也但以上為社則未然左傳云五行之官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其土正曰后